

## 第六章 拆夥重整

### 之一：內弛外張

外遊的最後一站是日本，這是個林敏生毫無語言隔閡，深受其文化影響卻第一次抵達的國度。

大部分日本專利業界的重要人物，林敏生不是在台灣，就是在威尼斯的A I P P I 見過面了，已經出門離家四個多月的他思家殷切，日本之旅對他而言只是親自接觸、臨場體驗而已，開拓的意義並不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日本東京尚只有羽田一個機場，門間先生親自到羽田來接機，他是台灣國際專利在日本簽訂專利代理人合作契約的日本專利代理人，當時台灣所接之向日本申請專利的案件均透過他。

不知道林敏生係遊歷了世界幾個先進大國之後才到日本，以爲他剛從台灣來的門間，興致勃

勃地向林敏生逐一介紹東京人深引爲傲的市內高速公路，林敏生只是笑而不語。

除了例常的拜會之外，林敏生開始爲家人的禮物而大肆採購。他將僅剩的一千元美金兌換了卅六萬日幣，在銀座爲孩子買了一箱衣服，他總是隨身帶著妻小的照片，日本朋友見了他們的模樣，十分熱心地幫忙他尋找合適的商店。林敏生知道太太很喜歡讓三個孩子穿著同一款式的衣服，自然是一式大小三件的買下來。

另外，爲了讓同住一屋的父母及兄弟姊妹們高興，他買了台十四吋的彩色電視機回家，當時他們一大群家人是住在承德路所租的房子中，這個昂貴的禮物確實令大家興奮不已。

### 林敏生歸心似箭。

十一月三日拉德斯博士就要到台北，十一月十日他的事務所將舉辦台灣首屆的發明展覽會，他得在會上發表演說。十月三十一日，他結束了在日本十天的匆匆行程，終於坐上了回台北的飛機。

台灣島在雲端下略隱略現，對於這個久違了五個月的家鄉地，林敏生有道不盡的思念之情。但是，他也漸漸察覺到，飛機老是在上空盤旋，遲遲不肯落地。

人們開始有些急躁，林敏生也一樣。這種明知道下面機場已有至親的人在引領期盼，人卻在高空拼命打轉的不確定狀態，隱含著高度危機正在醞釀，誰能不心急如焚？

他低聲向坐在一旁的空服小姐詢問，她說，飛機的輪子似乎放不下來，這種情形下降落十分

危險。

林敏生帶著滿肚子西遊而獲的心得，正急著想返台和親人、朋友和同事分享，該不會如此命薄吧？

終於，飛機在全機上乘客一身冷汗下安然落地！林敏生看到了跑道上停放著數輛救火車，一張張如釋重負的臉欣喜地望著他們！

原來，電腦顯示器出了問題，機輪早已放下，但電腦卻顯示出未放出的指示，才會令所有人驚魂不定！

他擁抱父母、妻兒，這個名符其實的「安全抵台」，對他而言意義尤為重大！

家人們還在為他的歸來及新鮮的禮物興奮不止呢，林敏生已在研擬發明展覽會上的演講稿了。這是配合台灣工業節，由《經濟日報》、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協辦，國際發明專利中心發明雜誌社所主辦，行政院經濟合作委員會、經濟部、教育部及中央標準局列名指導的台灣首屆發明展覽會，內容包括了發明、特許的內容與定義，發明歷史及世界各主要工業國所有權制度簡介等。

為了帶動台灣社會的發明風氣，林敏生及合夥人陳燦暉在這個發明展覽會上作了大手筆的支出，日本當時特許廳廳長荒玉義人、特許協會理事長五月女正三、辯理士理事長湯淺恭三及美國的拉德斯博士均受邀至會上演講。

這場盛會風風光光的圓滿落幕，但當時收入不豐的國際發明專利中心卻也已經花了為數可觀的大把鈔票。

事實上，因為經營理念的不同，幾位合夥人之間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嫌隙。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係由四位股東重新合股成立，林敏生、陳燦暉、陳天寶各出勞務，而張龍飛出資金合夥而成。執行業務股東即為林敏生、陳燦暉及陳天寶三人，事實上張龍飛一直都在海外，僅是出資股東並不執行業務，但由其弟在該公司擔任總務主任。

陳燦暉乃工專出身，對技術科學具有高度熱忱；陳天寶在外商公司待過，股東們十分看重他的英文能力；林敏生為律師，又具有專利代理人資格；張龍飛不管事，但卻能夠出錢，合作之初，這的確是令人滿意的完美組合。

但創業伊始，案量有限，可是各項固定成本及宣傳費用卻開銷龐大；首先，是陳天寶，因其另外受任於雅隆公司總經理而提出退夥，時間僅在合夥後的第三個月，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

僅剩下三位股東的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在林敏生和陳燦暉的合營下，仍然充滿朝氣地努力前行。他們熱衷於對新發明的投資，但是，因為經驗不足，缺乏對於所謂「發明」產品效果的評估與檢核，幾次不當投資下來，事務所的負債已高達數百萬。

當時，發明免削鉛筆的洪勵，透過國際發明專利中心的媒介，將該產品的專利賣給原為該中

心董事長莊金池，他以企業的經營方式銷售後，據說淨賺數百萬台幣；所以當洪勵又發明了抽即著火的簡便火柴後，夾著免削鉛筆的餘威，陳燦暉等立即買下了該產品的專利權。事務所中看好的人頗多，公錢私錢都有人投注下去投資。

但是，好貨也須良廠生，當陳傳耀代表林敏生巡視製作工廠後，發現僅是兩位女工，全部以手工的方式生產，產量既低品質也堪虞，這種土法練鋼的方式，營業額連支出員工薪水都不夠！

他們請專家設計，希望能達到機械自動化，卻沒有人可以幫得上忙，這個投資顯然是賠定了。

接下來，是陳登謨用中藥調配製作出保鮮劑，他們以發明人的名字命名為CTM，陳燦暉興致勃勃地介紹給辜振甫，以數百萬元台幣將之購下。有關國際發明專利中心的業務，林敏生一向是授權陳燦暉處理。

全事務所都等著看這神奇發明的效力，他們將與CTM共放一箱的鳳梨在一週後開箱，發現居然完好如初，大夥都分到一個鳳梨帶回家去，沒想到剖開一看，裏頭早已熟爛了！

陳燦暉與發明人陳登謨之間自然因此發生了爭執，但後者堅持係事務所使用不當。兩個人爲此爭執不下，甚至共偕同往行天宮對關老爺祭拜發誓，證明二人均沒有說謊，並要求悔約者絕子絕孫。糟糕的是，陳登謨堅稱其獨家製品而並未提供處方內容，發明專利中心因爲沒有拿到處方以致申請專利發生困難，他們將該產品送到日本大阪作研究分析，竟然又分析不出所以然來！

另一方面，因爲當初購買該產品是著眼在日本生鮮市場的運輸路程中所需，因此發明專利中

心接管了陳登謨已在九州設立的一個營業所，「卻因為經驗不足及人手派置不當而虧損連連！」陳傳燿這麼回憶道。

終於，CTM之夢又以賠錢收場。

連連的投資失敗對合夥人而言，是一連串的嚴酷考驗，負債日增之下，兄弟都會反目，何況朋友。他們的經營理念截然不同，林敏生是法律人，注意的是專利、商標的申請及保障案件；但陳燦暉卻有更深一層的企圖，想直接投資新發明的產品而獲利。在繼之而來的失利下，他們雙方都開始思考未來再繼續合作的利弊與可能性。

但是，心結雖在，卻沒有人先開口。

農曆年到，因為投資不當致使資金短缺，原有的二個月年終獎金減縮為一個月，員工們情緒十分不穩。

一九七二年六月中旬，他接到一份事務所內中級幹部所書的簽呈，一群有別於林敏生及陳燦暉的第三勢力，大力陳述目前弊端及改革策略，無論是人事、財務、形象及員工管理辦法等均有提及，面面俱到，希望林敏生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改革之；顯然，台灣國際專利已進入外弛內張的危險時刻。

林敏生知道是改革的時候了！

財務狀況是首須改進的，林敏生對總務已經信心動搖，八月初，他以一紙移交書將事務所所

章及他本人印蓋支票的印章交由他自己的人——陳傳燿接手，重新建立起財務審核制度，卸下了原來總務對金錢進出的守控權。這位總務也在該年年底提出辭呈，林敏生立即批准。

但總務手上還留有蓋好林敏生印章的幾張支票，那些日子裏，林敏生時時擔心他會將那些支票給存入銀行，這隨便的一張對他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 之二：各分東西

在事務所一片煙硝瀰漫的氣氛中，誰是支持自己的人，林敏生必須得先釐清楚。

陳傳燿是林敏生大學法律系的同班同學，大一下學期時，在一場傾盆大雨中，他將車子寄放在宿舍時與他認識。兩人初識相談即十分投契，彼此都存有英雄相惜的壯志豪情。日文均十分流暢的他們，甚至在暑假時可以通上百餘封信，互吐當時年少歲輕的無限感懷。服預官役分科訓練時他們倆被分在同一組，由於向教官提出抗議，陳傳燿被分配到金門去，但是這兩位摯友一直沒有斷過音訊，陳傳燿後來甚至在林敏生力邀之下進入台灣國際專利，成爲他不可或缺的諮商對象及左右手。

張蒼浪是大林敏生一屆的台大法律系學長，和林敏生一起修過英文法學名著選讀而對這位小一屆的用功學弟印象深刻；後來，林敏生受韓忠謨指導而曾在刑事法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張蒼浪十分注意及肯定這位小學弟優於一般法律系學生的發展。張蒼浪原來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日